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陈 璐
电话:010-64294501 E-mail:whbfukan2025@163.com
中国文化报

灯下漫笔

长征诗词中的热血山河

韩中州

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冰冷的雪山、湍急的江河、险峻的关隘,见证了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丈量理想高度的壮举。红军将士也以诗词书写热血山河长征路,铭刻心志、抒发情怀,让高山、大河、关隘涌流无尽诗意,树立不朽丰碑。在这些记录或追忆长征的诗词中,既有统帅指点江山的气度,也有一线将领横槊战场的豪情……共同书写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史诗。

高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吟咏高山的诗词,让我们看到:山高不在海拔,而在人的意志。他于红军转战湘黔群山期间写就的《十六字令三首》,就像一部微型的精神史诗。第一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写山之擎天,有险峻中的警觉;第二首“倒海翻江卷巨澜”写山之磅礴,有激战中的从容;第三首“刺破青天锷未残”写山之坚挺,有勇毅中的沉着。毛泽东笔下的山,有一种革命性的审美,仿佛被赋予红军的战斗基因:山在冲锋、在鏖战、在呐喊。这种移情于物的手法,使自然山体成为红军英雄主义的镜像投射。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在宁夏六盘山青石嘴全歼敌骑兵团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随后一鼓作气翻越六盘山,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时值深秋,毛泽东在六盘山上,望着天高云淡、雁阵南飞的秋日景象,豪情激荡,写下《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高山之巅迎风舒展的红旗,是胜利的象征,预示着革命力量已然凝聚,走出困境、迈向胜利的态势不可阻挡。

创作于1935年10月的《念奴娇·昆仑》,是中央红军即将完成长征、抵达陕北之际,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远眺昆仑山脉有感而作。“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词作写的是昆仑山的宏大意象,胸中澎湃的是改造世界、谋求和平的理想。那首著名的回望二万五千里征途的《七律·长征》,更将跨越万水千山的艰难写得举重若轻。“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绵延千里的五岭不过是水面腾起的微波,气势磅礴的乌蒙不过是滚动的泥丸。这不是地理上的失真,而是精神海拔对物理海拔的绝对超越。山,在这里成为被征服的对象。

1935年6月,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先遣部队翻越夹金山。他创作的《翻越夹金山》是长征诗歌中极简风格的代表:“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此诗仅20字,前两句写雪山之绝境,后两句写红军之豪迈,以轻快笔触写极限艰难。夹金山主峰海拔4900多米,空气稀薄,终年积雪。饥寒交迫的红军,在厚厚的雪坡上艰难攀爬,每走一步都面临滑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杨成武和他的战士没有退缩,以强大意志把千年不化的雪山踩在了脚下。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萧华上将的《过雪山草地》,是他于1964年创作的红色音乐经典《长征组歌》的第六乐章。作品前四句用极简的意象,勾勒出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时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后八句展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官兵一致的英雄气概。

江河:铁索飞云空,浪涛汹汹

大江奔涌,天险重重,万里征途上的条条江河,见证红军一次次浴血突围,也在诗词里定格下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1934年11月底,时任红三军团教导团政委的李志明,全程参与湘江战役的渡口保卫与渡江指挥工作。他的《湘江之夜》写道:“江水深又宽,四下无渡船;前进是胜利,等待是死亡。”湘江战役是长征史上极为惨烈的一页,红军将士面对滔滔江水,迎着敌人炮火,前赴后继抢渡湘江,近5万将士长眠湘江两岸。据说,这首短诗是李志明于激战时刻在前线阵地即兴创作的。全诗以对战场绝境的真实记录,直白传递了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精神,也成为那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1936年4月,萧克率红二、六军团在石鼓渡口抢渡金沙江,写下《北渡金沙江》:“盘江三月燧烽飏,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闻鼙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向北方。”首联写佯攻昆明、调动敌军;颔联写普渡河激战与挥师金沙江;颈联是全诗情感高潮,追兵在后,而前方渡口觅得轻舟,绝处逢生的狂喜跃然纸上;尾联以玉龙雪山的壮美景象收束,暗喻北上会师的战略方向。

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追忆往事,感而成诗《夜渡于都河》:“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前两句写夜色中河水溅溅的离别之声,再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历史场景。于都河宽600余米,为躲避敌机侦察,红军采用“昼拆夜架”的方式搭建浮桥,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捐献了800余艘船只和数万块门板、床板。8.6万红军将士用4个夜晚全部渡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后两句回忆与留守苏区的刘伯坚依依惜别的情景,以荆轲、高渐离的典故,称颂战友刘伯坚。

张爱萍上将1975年重走长征路、途经泸定桥时创作了《浪淘沙·重过泸定桥》:“铁索飞云空,浪涛汹汹,泸定桥横高峡中。西去平叛驱车急,往事潮涌。 当年抢英雄,敌军重重,红军冒死建奇功。而今又踏长征路,山河峥嵘。”作为强渡大渡河的亲历者,张爱萍旧地重游,追忆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壮烈情景,冰冷的铁索、汹涌的浪涛,依然承载着那段峥嵘记忆。

关隘:雄关漫道真如铁

一道道雄关险隘,是敌我拼死争夺的军事锁钥,也留下浴血攻坚的慷慨咏叹。遵义会议后,红军攻克娄山关。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意境深远、沉郁雄壮,既是长征重大转折的史诗记录,也是中国革命生死转折的精神宣言。西风凛冽,霜月残挂,长空雁鸣,马蹄声碎;千峰万壑,苍山如海,血色残阳,画面感十足。特别是词尾以两个壮阔的比喻收束,既是对黄昏时分娄山关实景的描绘,也是对革命道路的诗意概括。

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在遵义战役后填词《西江月·遵义大捷》:“抢夺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横亘。”勾勒出激战娄山关,鏖战老鸦山,乘胜夺取遵义城的壮阔场景与昂扬气象。

杨成武的《突破天险腊子口》写道:“腊子天下险,勇士猛攻关。为开北上路,何惜鲜血染。”1935年9月,杨成武率红四团进攻腊子口。腊子口两侧绝壁峭立,中间深沟湍急,唯一的通道是已被敌人机枪死死封锁的一座木桥。正面进攻受阻,战士们从侧面攀上几乎垂直的绝壁,发起奇袭,最终攻克了腊子口。该诗首句写天险之难逾,末句写将士之决绝——为了北上抗日,何惜流血牺牲。

心香一瓣

岷江边,一场远征与安澜

刘 力

秋阳澄明,我站在都江堰鱼嘴之上。岷江自雪山奔涌而下,被一道形如鱼唇的石堤一分为二。此谓“分四六,平潦旱”:枯水时,六成水入内江,以保灌溉;洪水时,六成水携沙入外江,以泄洪排沙。两千余载,它始终以从容之姿,与江水进行无声的“谈判”。飞沙堰如一只懂得分寸的手,多余之水漫堰而去,多余之沙借弯道之力飞泻而走;宝瓶口窄窄束水,无论岷江何等汹涌,经此咽喉,仍守住一份稳定与从容。

我久久凝望,忽有所悟:这不只是在治水,也在教人一种活法。李冰未筑高坝、未截江流,而是选择“导”,选择顺势,选择对山、水、土、势的精准体察。这何尝不是“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多少显赫一时的工程早成废墟,而都江堰依然滋养千万亩良田,也滋养着一方百姓对自然的敬畏与共生。

我沿堤岸往安澜索桥走去。索桥横跨内外两江,人行其上,微微晃动,脚下是滔滔岷江,远处是苍翠玉垒。我的脚步顿住了。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川西。红军到达灌县后,四川地方迅即重建安澜索桥,并以此为契机,形成灌县最初的文物保护制度。1937年至1938年,伏龙观、二王庙大修相继展开,奠定了都江堰渠首留存至今的景观格局。一支转战千里、前路险厄的队伍经过,竟牵动这片土地对千年古迹的重新珍视。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与生态文明,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章节,而是共同构成民族复兴的精神根系。

站在索桥上,我想起另一座桥——泸定桥。同样是铁索横江,同样是浪急天险。“大渡桥横铁索寒”,那寒光映照的不只是桥身,更是一个时代的铁血与孤勇。眼前这座安澜桥,则是清代何先德夫妇为百姓过江平安募资修建。桥上铺板,竹缆为栏,行旅平安,故名“安澜”,取不畏波澜、安然过江之意。一座桥为平安而建,一座桥为突围而战。民间善念与长征意志,仿佛交织一处,并在今天汇成更辽阔的愿景:让江河安澜,让人民安康,让国家安定。

人群从身边缓缓流过,孩子们在索桥上雀跃,老人在桥头拍照,卖糖画的小摊前排着队。没有人特别留意那几件锈迹斑斑的旧物,但也许,这正是最好的纪念——他们安然走在桥上,走过岷江,走过两千年水声,走过九十年风雨,走向一个不需要用铁索丈量生死的日常。

当年那支队伍远征,不正是为了让后来人不必再匍匐在铁索上求生吗?他们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牺牲换取明天;今天,我们同样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时代变了,挑战变了,但理想信念、人民立场、奋斗精神不能变。

我想,都江堰的“顺势”,是懂得水往哪里流,懂得力量在哪里汇聚,懂得何处当收、何处当放;长征的“远征”,同样是在极端困局中寻找“势”的方向。治水与行军,一求江河安澜,一求民族安澜,精神逻辑竟如此相通。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尊重规律、顺应大势,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夕阳西下,我走到二王庙前,回望鱼嘴分水那道石堤,岷江水声在暮色中愈发沉厚。2000多年前,李冰以“深淘滩,低作堰”驯服一条江,换来一个天府之国。90年前,一群穿着草鞋、扛着简陋武器的人,翻雪山,过草地,在绝境中走出一条生路。今天,一代又一代奋斗者接续努力,换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上不断升腾的底气与希望。

离开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索桥。晚风拂过,桥身轻轻晃动,像在低语。那场远征的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化作每一天、每个普通中国人安心走过岷江的日常,也化作新时代无数人默默前行的脚步。

这是最深沉的纪念。

人在旅途

深秋访古田

高 昌

去古田,正值深秋。

四面山势从远处一层层推过来,到了跟前忽然收住,像一圈温厚的臂膀,把这块热土轻轻拥抱。山上的古木站得笔直,长苞铁杉居多,树龄多在数百年以上,枝干苍劲,青碧依然。荷藕和金稻都已收完,只剩褐色的泥土,踩上去松软而踏实。抬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一下子撞入眼眸——搪瓷烧制的,1969年用水泥钢筋支架竖立在此,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色泽仍旧鲜亮。

八个红字前面,是一座翘檐挑角、灰墙黛瓦的老屋,坐东朝西,气象端肃,这便是古田会议会址。它原是廖氏宗祠,又称万源祠,1848年由当地廖姓族人修建,1917年改作和声小学。

我从北门进入,门额上题有“北郭风清”四字。“北郭”是古田廖姓先祖廖扶的号。廖扶是东汉初年人,讲学为业,腹笥丰厚,颇孚众望。祠堂的门额,便与这位先祖相关。门两侧石上刻着一副藏头对联“万福攸同祥绵世彩,源泉有本派衍叉溪”,暗含万源祠的祠名。石刻“叉”字又形似“乂”字,原刻究竟是“叉溪”还是“乂溪”,各资料记载不一。查证后推测,叉溪所指或为槎溪——南宋廖德明号槎溪,著有《槎溪集》。祠堂大门外侧还有一副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是改为和声小学时补刻的。

踏进祠堂大门,顺着甬路往里走,前院、中门、前厅、天井、大厅一进连着一进。大厅内摆着几排条桌条凳,保留原木本色,排布并不刻意求齐,倒有几分当年开会时的朴素景象。主席台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茶壶,墙边立着一块黑板,黑板顶上悬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会场的几根红色圆柱上,分别贴着复原的标语“反对非组织观点”“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等。

当年,代表们身着刚刚统一配发的军服赴会——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军装:军帽上缀一颗红星,领口佩两枚红领章,那领章形如两面红旗,红得灿烂。就是这身朴素的装束,陪伴他们走进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也陪伴红军一路走过长征、走向胜利。

因为天气寒冷、衣裳单薄,与会代表就在会场里拢起几堆炭火取暖,地面上至今还留着几处黑糊糊的火痕。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后来写入史册的古田会议。120多位红四军代表和地方干部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晚的人索性席地坐在天井里。寒风从屋外挤进来,炭火烧得通红,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热气腾腾。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创造性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如同为红军校准了前行的罗盘,也为后来长征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在几位红军领袖的办公室门前站了很久。方桌上那盏马灯,罩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小小的几间斗室,却容纳了时代的风云。墙上陈列的当年11位前委委员和3位候补委员的画像和生平,也一一看了、翻拍了——他们有的成了革命元勋,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却走到了反面,令人感慨万千。讲解员特别介绍了作为代表出席古田会议的陈树湘,他在长征中“断肠明志”的悲壮故事,感动了很多听众。

经讲解员提醒,我才注意到厢房的砖雕漏窗上那个造型奇特的“福”字——右边“畐”的构件被工匠设计成上“古”下“田”,寓意“福在古田,古田有福”。旁边还有配套的“囍”字漏窗,“囍”字被解读为上“吉”下“古”,寓意“吉祥古田”。一百多年来,这吉祥美好的祝福,一直安安静静守着这座老房子。

我不由得心生遐想:当年聚在祠内的红军将士,是否曾瞥见这漏窗里藏着的巧思?时光远去,镂花色彩虽已消褪,笔画风骨未曾更改。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福”,早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在红军将士心中,“福”绝不局限于家族血脉相续的期许,而是化作替百姓谋幸福的初心。他们怀揣信念离开古田,继续踏上血与火的壮丽征程,将“福”字从一家一姓的窄小天地中扩展出来,递到亿万同胞的心间。

如今,古田会议旧址掩映在苍翠山色之间,一面面红旗在风里飘扬。干部、党员和青年学子从天南地北赶来,川流不息。有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对同伴说:“以前觉得往事很遥远,今天站在这里,才真正懂了什么叫历史转折。”当年的人在这里围火而坐,今日的人在这里肃立沉思。福字还是那个福字,窗还是那扇窗,只是窗里窗外换了人间。

我从南门出来时,夕阳已经西斜,身后的青山被晚霞染成一片金色。



于都河,长征第一渡

秦 风

1934年10月,时间的伤撕开八处渡口。
炮火的碎片映射对岸:尚未抵达的另一副未来的面孔。
河流把身体折成八万六千道水纹,每一道都扛着自己与籍贯在走。
没有脚,它们学会了在水中,翻越山海的步伐。
篙杆点破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像火柴在夜的磷面上划出第一道裂痕。
渡过去的人成了岸,渡不过的成了河水本身。

河流把黎明卷成火把,火把把夜烧出一个洞,
对岸在燃烧中后退。后退成新的起点。
起点与终点之间,于都人把家折成房梁与门板,
立成浮桥。以弯曲的脊梁,把家国与明天从漩涡中举起。
举起的不是桥,是旗。是六万八千双脚印,
在河底排成的等高线。在夜风里展开,
展开成一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地图。

河水用倒影的灰烬,把一个民族的重量变成一条河的重量。
火把在卵石内部重新点燃,像种子记得自己的闪电。
渡口不渡人,渡一个民族对水的重新认识——
水是柔软的刀,切开时间的围困。让黑夜从刀锋的两侧,
以后撤的方式前进。赤脚踩碎的月光,至今仍在河底,
排列成北斗。为后来的山川领航。

河水断开,我是牺牲与幸存的同一个渡口。
那个从未抵达的抵达,等一道比火把更持久的火焰,
从水面站起。河水的疼痛从我的踝骨进入,
从眼眶流出。渡口在身后合拢,又在身前打开,像一扇永远在开合之间的门。
从此我的血液里有了八处转弯,每一处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此刻的于都河,把我流淌成一个正在出发的词语。
流向众多的自己,与未来。

遵义会议(外一首)

罗宗

小楼肃穆、凝重
烟灰被寒风收藏
已走过的弯路,黯然退场

老长桌四周,人影压着人影
争论压着争论,作战图上箭头交错
搪瓷缸里的茶水由酽变淡

马灯在更深的寒夜里不动声色
先行者们取下灯罩
将光亮一点点拔至最大
铅笔头在地图上游走
取出长征的路标
画出赤水、娄山、雪山……

夜未央,赤水河浩荡
等待出发的人推窗,把夜色编进草鞋
关山万里,已在指尖

爬雪山

夹金山是我的。雅哈雪山也是我的
鹰飞过天空,与故乡的山岗并无二致
风雪的庸常并没超越前夜冻僵的界碑

海拔不低了,队伍还在梁子上挪着
不少冻僵的战友,靠在雪窝子里死去
年少的兵把脸埋进臂弯里,一声不吭
指导员在队伍那头喊着,声音越来越小

峰上的空气稀薄,风雪密集
请原谅我的渺小
我需要借脚底的火消弭雪线的表达
我需要党岭雪山一样的胸膛
来盛放这支部队的信仰
缩短一双草鞋与一片根据地之间的距离

脚印一行接一行地消失在雪梁上
队伍翻过垭口那一刻,我哭了
为一件空荡荡的单衣
和一撮未来得及吃完的青稞面

会 师

刘浩军

1936年的会宁
红旗漫卷
那场伟大征途
画上了句号
也翻开了一个
新的开头

今天的会师
是一个项目的上线
是一个终于啃下的难点
是一个村庄的振兴
是一个信念的重燃

没有终点
只有一场接一场的会师
一次接一次的
重新出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剪纸) 张 标 作